

剿王庆
再起风烟



剿王庆再起风烟

(水浒之五十)

改编 张玉枝

绘画 王焕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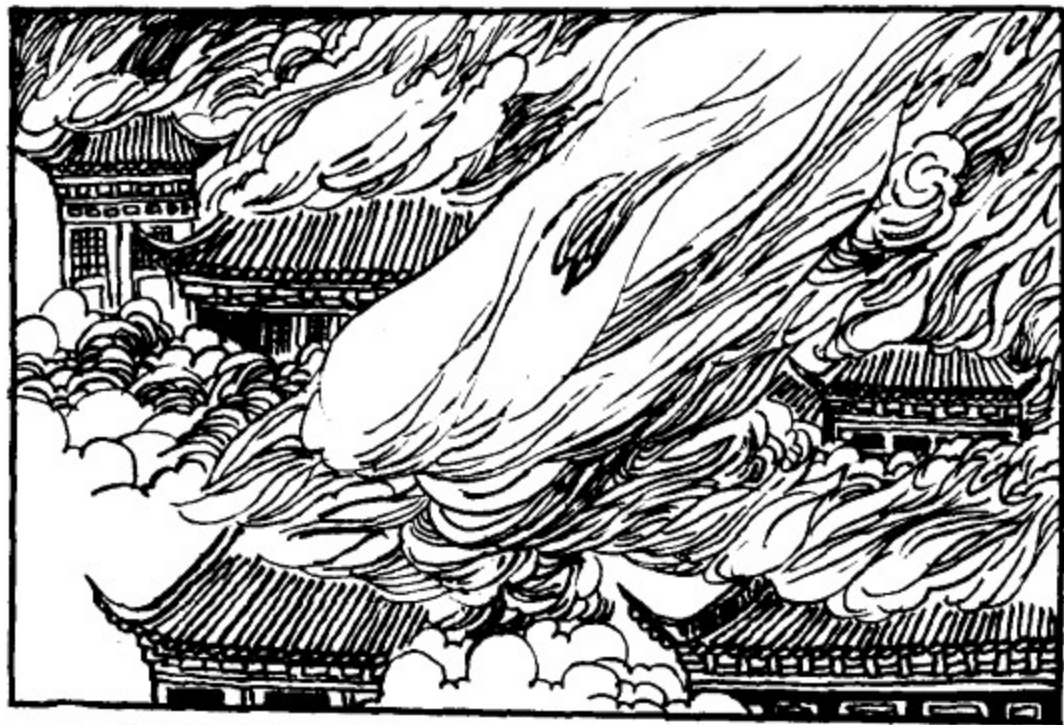
经济日报出版社

【内容提要】 宋江破了河北田虎，军马未及休整，又奉旨征剿淮西王庆。王庆作乱已有五年，此人吃喝嫖赌，又因和童贯的侄女勾奸，得罪了童贯，种下祸根。

MBAC(8/20



1. 话说宋江分兵平北，破了田虎。各路兵马都到威胜聚齐，陈安抚也到威胜。



2. 宋江稟过陈安抚，将田虎的宫殿院宇，一齐烧毁。开仓廩，赈济各处因战火遭害的百姓。



3. 陈安抚、宋江传令把田虎、田豹、田彪另行解赴东京。
其余从贼，都在威胜街斩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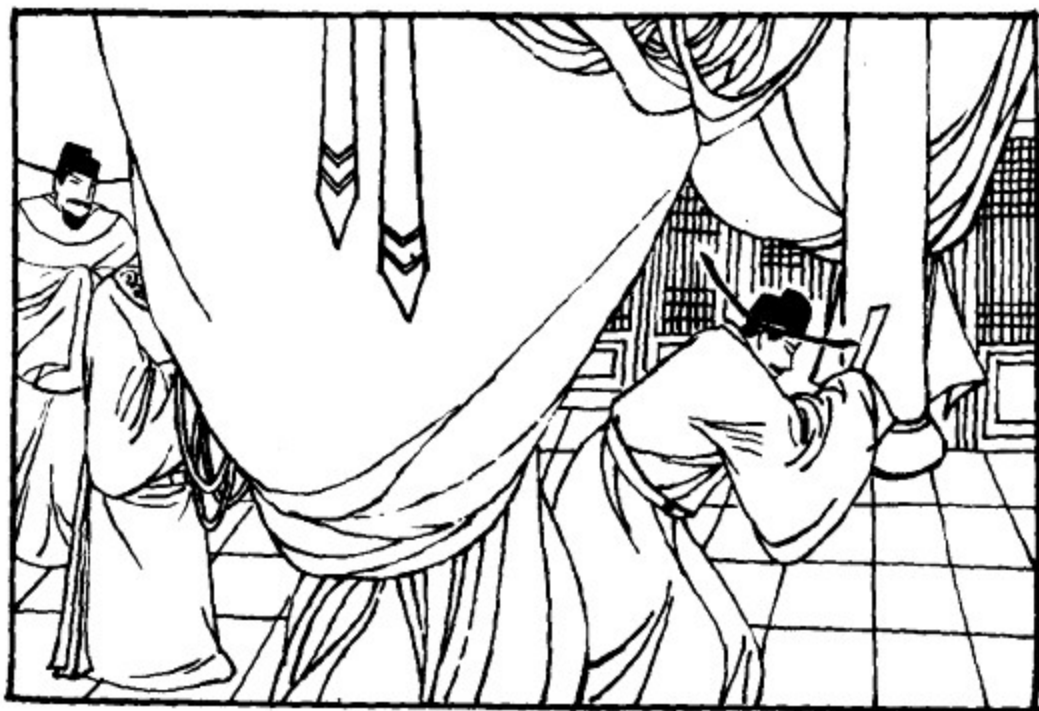
4. 戴宗往东京报捷，宿太尉于早朝时，将表文上奏天子。宋徽宗龙颜大悦，敕宋江班师回京，封官受爵。戴宗回威胜禀知，不提。



5. 次日，天子到武学馆，百官正在那聚集正坐，静听蔡京大谈兵事。



6. 百官中却有一人，仰着面孔，两眼看着房顶，不去睬蔡京。蔡京大怒，见天子到来，只得先忍了这口气。



7. 天子开始讲武，讲毕，有武学谕罗戡上前俯伏启奏，这罗戡便是刚才不睬蔡京的人。



8. 罗戡道：“小臣冒万死将真实情形告诉圣上，淮西强贼王庆，作乱已五年。童贯、蔡攸前去征讨，全军覆没。惧罪欺骗圣上，说军士水土不服，权且罢兵，以致养成大患。”



9. 天子听罢大怒，深责蔡京、童贯等隐匿之罪。蔡京极力辩解。



10. 次日，亳州太守侯蒙到京听调，再次直言童贯等人丧师辱国之罪，并推荐宋江做征讨王庆的大将，天子准奏。



11. 天子降旨到省院，令省院众官商议如何给宋江等封以官爵，待封官后再行征讨淮西。



12. 却不料童贯、蔡京、杨戩、高俅四人密谋策划想法：将罗戩、侯蒙等异己送到军前，与宋江同征淮西。王庆势大，宋江必败，那时便可除去心腹之患。



13. 商议定，次日早朝回奏天子道：“宋江正在征剿，不如待征讨王庆凯旋时再封官不迟。罗戡、侯蒙素有韬略，可派遣前去。”



14. 宋徽宗不知几人的阴险，一一准奏，降旨写敕。



15. 侯蒙、罗戡领旨，将赏赐将士等物，满满装载了三十五车，往河北进发。



16. 到了威胜、陈安抚、宋江率领诸将出城迎接。



17. 回城内，陈安抚及宋江跪拜接旨，侯蒙读完丹诏，众人山呼万岁。



18. 侯蒙将天子所赐之物，按等发给宋江等。陈安抚、宋江、卢俊义各黄金五百两，锦袍一套，名马一匹。



19. 吴用以下三十四员，各赏白金二百两。朱武以下七十二员，各赏白金一百两。其余军士，各有给赏。



20. 宋江令张清、琼英、叶清押解田虎、田豹等到京师献俘。



21. 又令萧让，金大坚镌刻碑文，记叙平北剿田虎之事。



22. 正值五月五日，宋江大排宴席，庆贺太平，原梁山泊一百单八将，除张清外，还有河北降将乔正清等十七员，整整齐齐分坐两旁。



23. 宋江、吴用感激陈安抚、侯蒙、罗戡三位知己，几个论朝政，说兵事，诉衷曲，道忧烦，直饮至半夜方散。



24. 次日，宋江兵马离威胜，望南进发。



25. 不说宋江如何进军,先说淮西王庆,他父亲王晷,是东京大富户,专门放刁做恶,排陷良善。



26. 有一年，王荈听信风水先生之言，看中了亲戚家一块坟地，说要出大贵之子，王荈便设计夺了过来，那亲戚被逼远走他乡。



27. 王碧夺了坟地时，正赶上妻子临产，王碧梦见有只老虎盘踞在屋里，后有狮兽闯进，将虎叨去。王碧醒来，王庆出生。



28. 王庆从小浮浪，到十六七岁时，长得身雄力大，专好斗鸡走马，使枪抡棒。



29. 再到后来，王庆整日赌钱、宿娼、吃酒，只六七年间，便将家产弄得穷尽。只靠着一身本事，在开封府内做一个副排军。



30. 一日，王庆办完执事，出城南到王津圃游玩。时值仲春，游人如织，王庆便斜靠在一棵柳树上闲看。



31. 不多会，只见一乘轿子到来，旁边簇拥着十来个虞候、伴当、养娘等，轿子里坐着一个如花般的年少女子，那女子因要看景致，所以不用竹帘。



32. 王庆本好女色，见了这般标致女子，把魂都掉出来，看那虞侯等，知是枢密童贯府中的人。



33. 王庆当即随着轿子，一直跟到艮岳。那艮岳在京城东北隅，是道君皇帝所筑。奇峰怪石，古木珍禽，有禁军看守，一般人哪里能进？



34. 那女子下了轿，妖妖娆娆地走进去。原来那女子是童贯之弟童贯之女，杨戩的外孙女，又是蔡京的儿子蔡攸的儿媳妇，小名叫娇秀，年方二八。



35. 王庆见女子进去，呆呆地在外面守着，一直候到那女子同养娘出来，王庆正好细看，一直看得心头撞鹿，骨软筋麻。



36. 那娇秀瞅见王庆俊俏风流，也看上了他。两个对看一回；娇秀被扶上轿，众人簇拥着到酸枣门外岳庙来烧香。



37. 岳庙里，人山人海，众人见是童贯府的人，闪开路。
娇秀下轿进香，王庆挨挤上前，又不能近身。



38. 王庆便假意上前帮庙祝点烛烧香，一双眼不住地溜那娇秀。娇秀也用眼频频偷看，两个已是心中有意。



39. 旁边侍立的一个董虞侯，瞧出了眼目，劈脸一耳光刮去，骂道：“好大胆，开封府一个军健，也在这里挨挨挤挤。”



40. 王庆不敢做声，抱头奔出庙来，叫声道：“呸，我也太呆，赖蛤蟆想吃天鹅肉！”惭愧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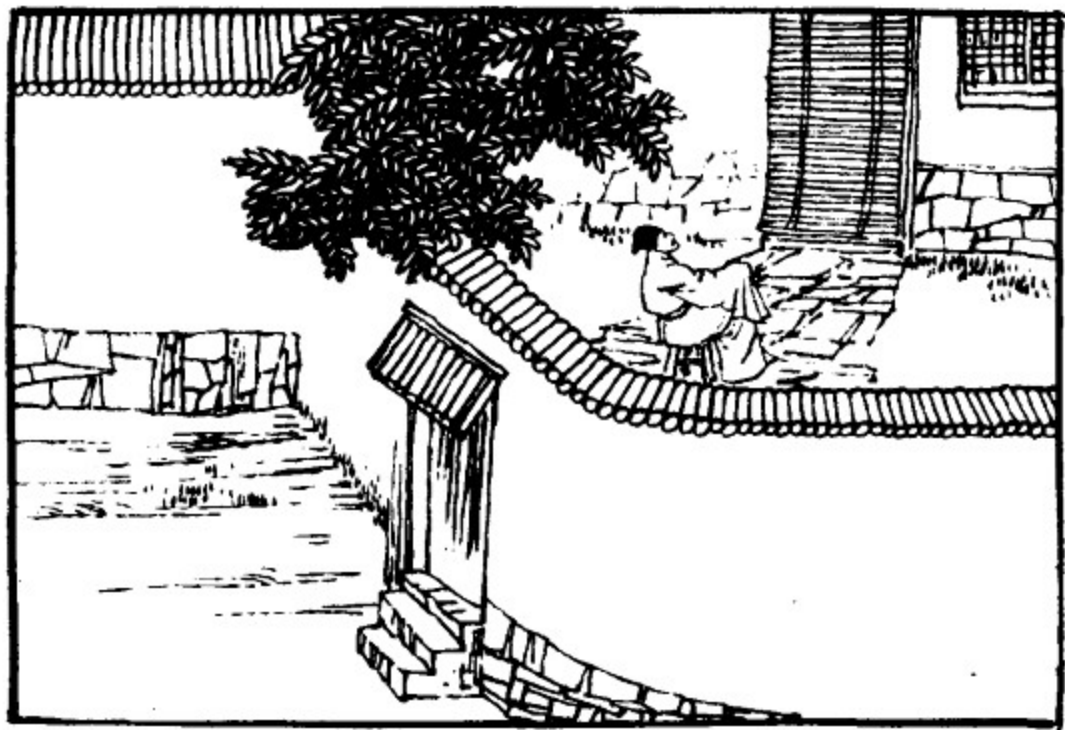
41. 谁知那娇秀倒是日夜思念王庆，用重金贿赂侍婢，教去打听王庆的详细。



42. 侍婢与一个薛婆相熟，薛婆便做了线，悄悄把王庆从后门勾进去。人不知，鬼不觉，娇秀便与王庆做成了奸。



43. 如此过了三日，王庆一日吃醉了酒，便将此事张扬出去。传进童贯的耳朵里，童贯大怒，便要寻罪过摆拨他。



44. 王庆酒醒，知事已败露，不敢再进童府。一日王庆在家因天气炎热，坐在天井中乘凉。



45. 过了会，王庆起身去拿扇子，却见那坐凳四脚搬动，走动起来。



46. 王庆喝声：“奇怪！”飞起右脚踢去，却因用力太猛，闪扭了肋肋，蹲在地下大叫。



47. 次日，王庆到药铺买药，见街上来了个算卦先生，触动王庆的心事，便叫过来。



48. 那算卦先生一双眼骨碌碌将王庆上下看个遍，对王庆道：“尊官请去那边对天祷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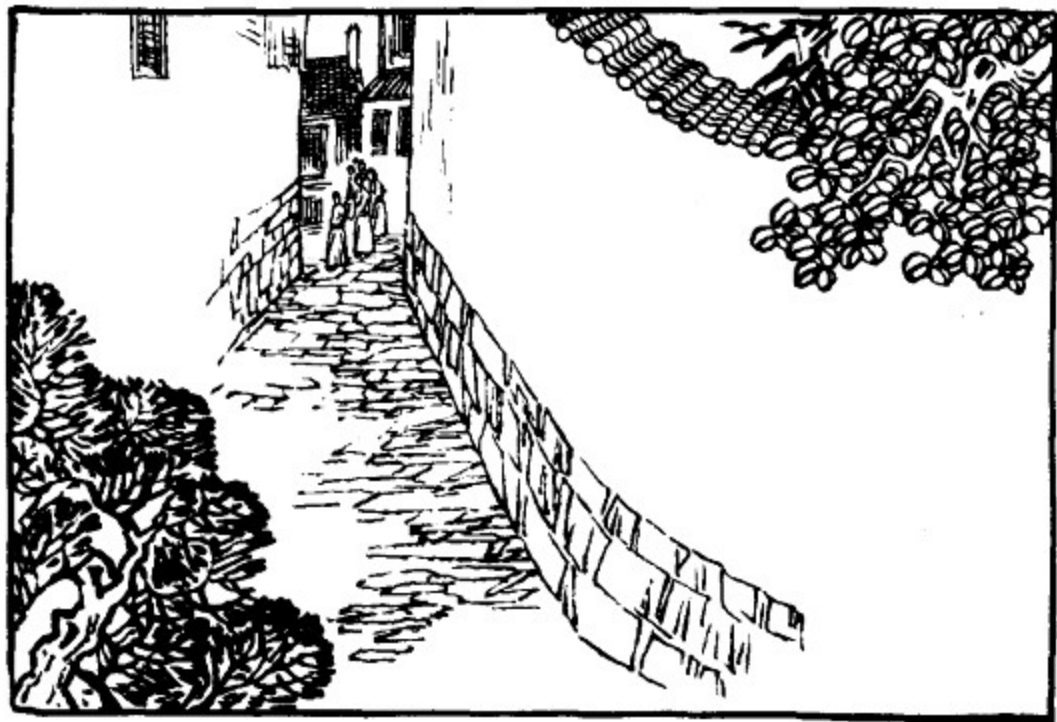
49. 王庆走过去对着太阳弯腰行礼，却是腰肋疼痛，弯不下。那算卦的趁机会对卖药老儿低声问了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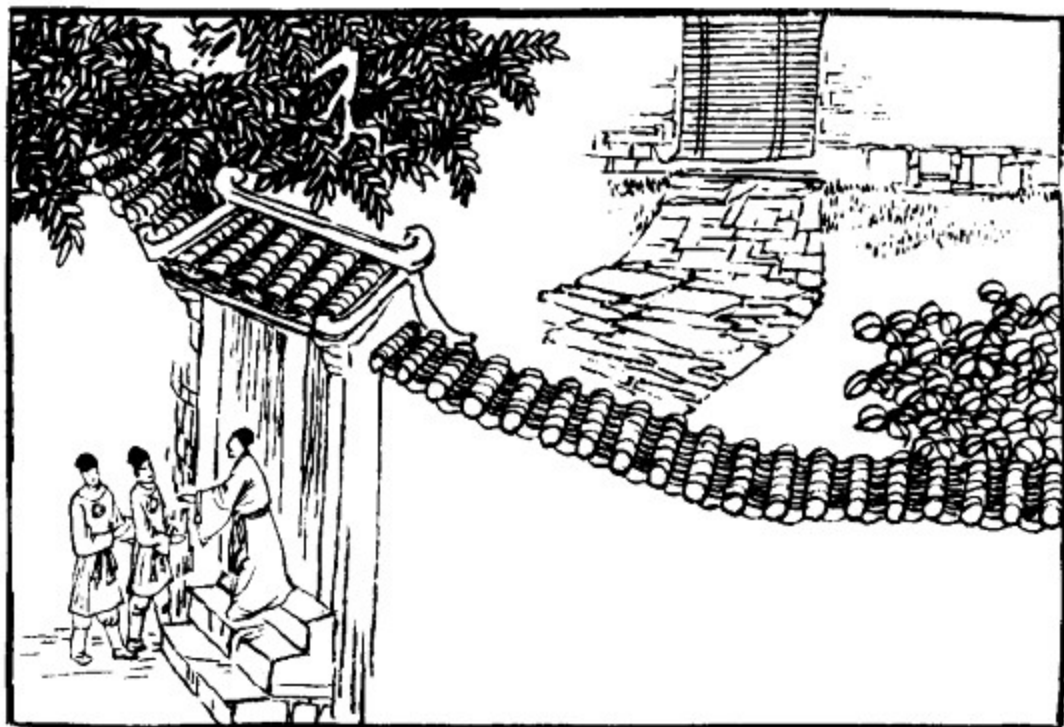
50. 王庆祷告回来，算卦李助问道：“尊官占何事？”王庆道：“问家宅。”李助摇了二次卦筒，掐算一回，摇头叹道：“恕小子直言，尊官灾难方兴啊！”



51. 王庆听了，想起奸事败露，板凳走动的事，点点头，李助又道：“尊官须改过迁居，方能保无事。”王庆见他说得厉害，心中疑惧不定。



52. 回家时，遇见几个公人。王庆说道：“列位，若府尹相公问我时，代兄弟周全一下。”公人答应了，各自散去。



53. 王庆回家，用酒调药吃了，刚要歇息，两个公人来到，说府尹见王庆未到，大怒，差公人前来催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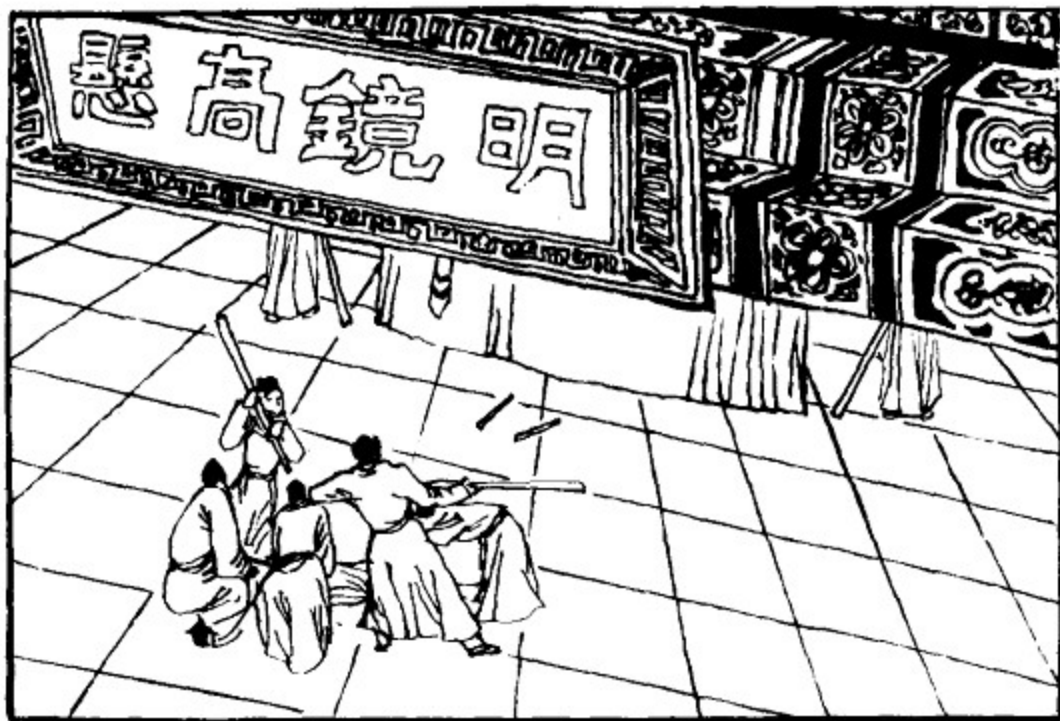
54. 王庆无奈，只得到府衙，向府尹说了闪肋的怪事。府尹并不听他分辨，大喝道：“你这厮专会干那不公不法的事，今日又捏妖言，欺骗本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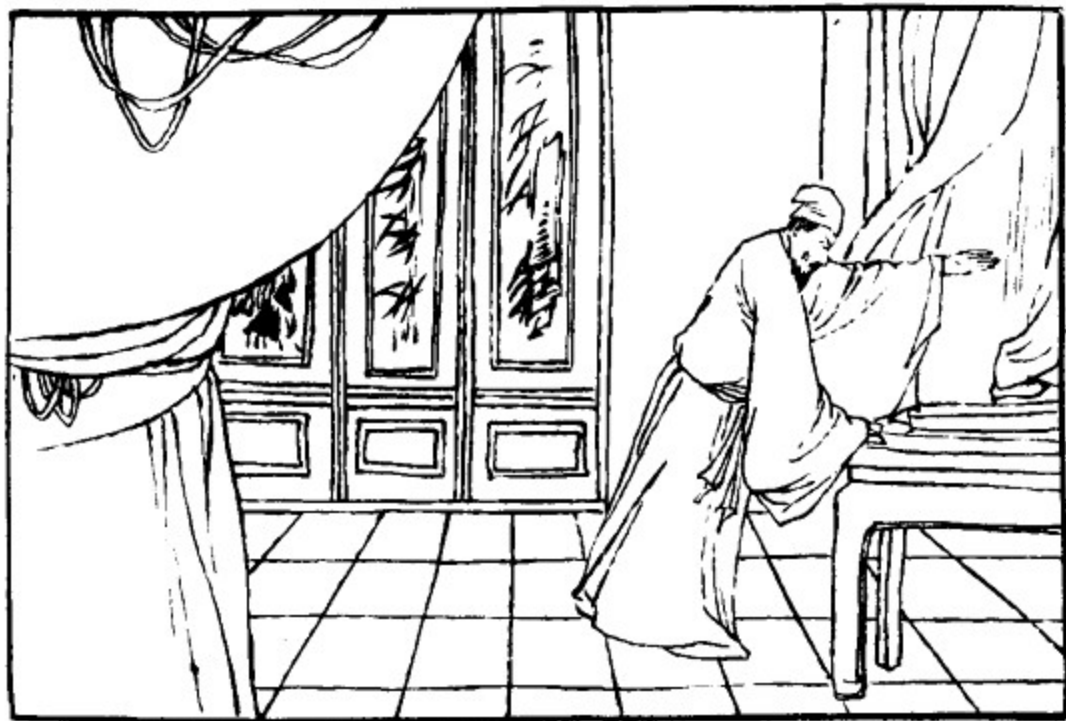
55. 当下喝叫痛打，王庆抗不过，只得屈招个捏造妖书，谋约不轨的罪过。



56. 王庆获罪，那与娇秀勾搭的事也纷纷传扬开。蔡京、蔡攸面上觉不好听，便暗中商议将王庆刺配了事。若杀死他，倒反而使众人信真。



57. 府尹升堂，将王庆断了二十脊杖，刺了面颊，远配西京管下陕州牢城。



58. 此时王庆的父亲王晔，已被儿子气瞎了两眼。分别时抢白了儿子两句，王庆气得不理。王晔顿足捶胸道：“是我不该生这逆种。”



59. 王庆同公人孙琳、贺吉离东京往陕州投奔，此时正是六月初旬，天气炎热。一日只行得四五十里，王庆受苦，自不必说。



60. 行了十五六日，过了嵩山，来到北邙山东边，有个市镇，许多百姓，纷纷到市中去。



61. 在市东，有三株大柏树。树下一群人围着一个汉子。那汉子赤着上身，吆吆喝喝地在使棒。



62. 王庆与公人上前看，看了一会儿，不觉失口笑道：“花棒。”



63. 那汉子正舞得起劲，听了这话，又见是个配军，便大怒骂道：“贼配军，俺枪棒远近闻名，你敢开鸟口，放这鸟屁！”



64. 那汉子举拳便要打，人丛中走出两个少年汉子拦住，转脸对王庆说道：“足下必是高手，可否比试两拳？”



65. 王庆便戴枷上前与那汉子比试，两少年汉子拿出两贯钱做奖赏。



66. 两人各使棒交手，王庆瞅准破绽，身子一闪，那汉子的棒子打了空，收脚不住。



67. 王庆趁机一棒劈去，正打着右手腕，汉子“啊呀”一声，丢掉棒。



68. 两少年汉子把两贯钱交到王庆手里，说道：“足下到敝庄一叙。”王庆推却不过，便跟了走，那使棒的汉子灰溜溜地走了。



69. 几人走到一所大庄院，周围全是土墙，墙外有二三百株大柳树。



70. 进庄院，分宾主坐定，相互叙礼。王庆方知，两少年汉子名叫龚端、龚正。这龚家村是西京新安县地界内。



71. 二人听王庆说了姓名及被刺配之事，安排蔬菜、酒肉，招待王庆及两个公人。



72. 饮酒间，龚端开口道出真意。原来弟兄俩与一个叫黄达的争斗，赢不过，便想找个师父点拨，恰遇王庆。



73. 王庆一听，自然大喜。龚端弟兄俩当下便拜王庆为师，
几人尽醉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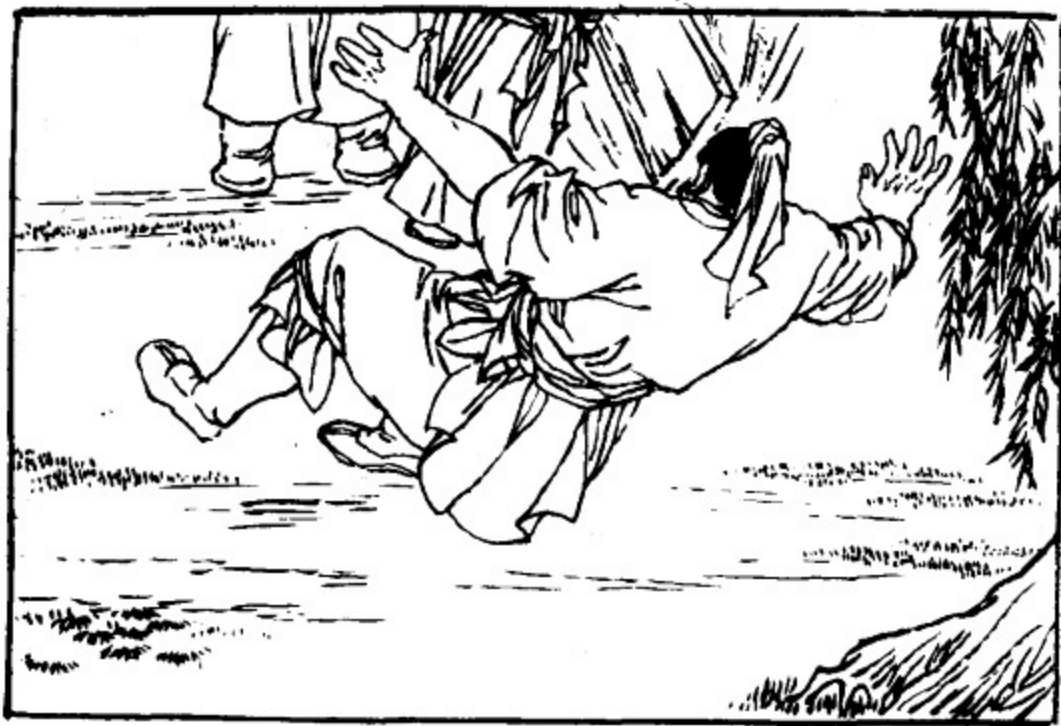
74: 次日，王庆早晨在打麦场上教练龚端拳脚，只见从外面走进一个人，喝道：“贼配军，如何敢到这里卖弄本事？”



75. 王庆不知此人是谁，未敢回答。龚端却大骂道：“贼王八，前日赖了我赌钱，今日还上门欺负人！”原来来者正是黄达。



76. 黄达也大怒，丢了手中蒲扇，捏着拳头抢上前，望龚端劈脸便打。



77. 王庆一听是黄达，假意来劝，一枷望黄达膀上打去。黄达扑通摔在地下，摔成个脚朝天，挣扎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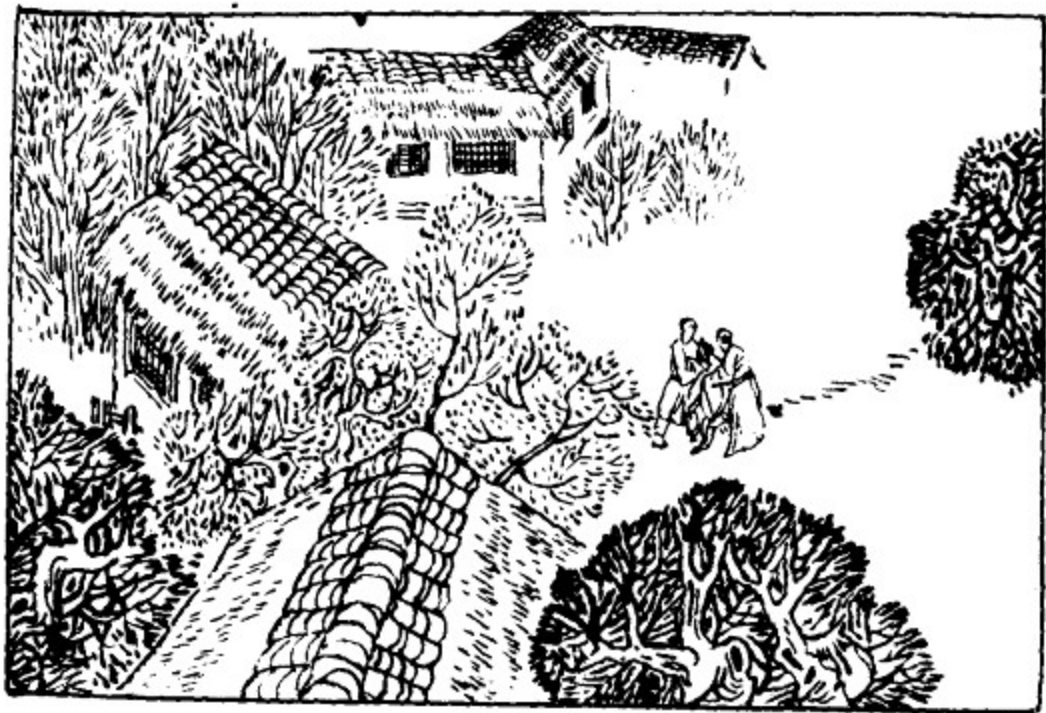
78. 龚端、龚正及两个庄客，趁机上前，拳头脚尖一齐上，打得黄达只剩下口中舌尖没有挨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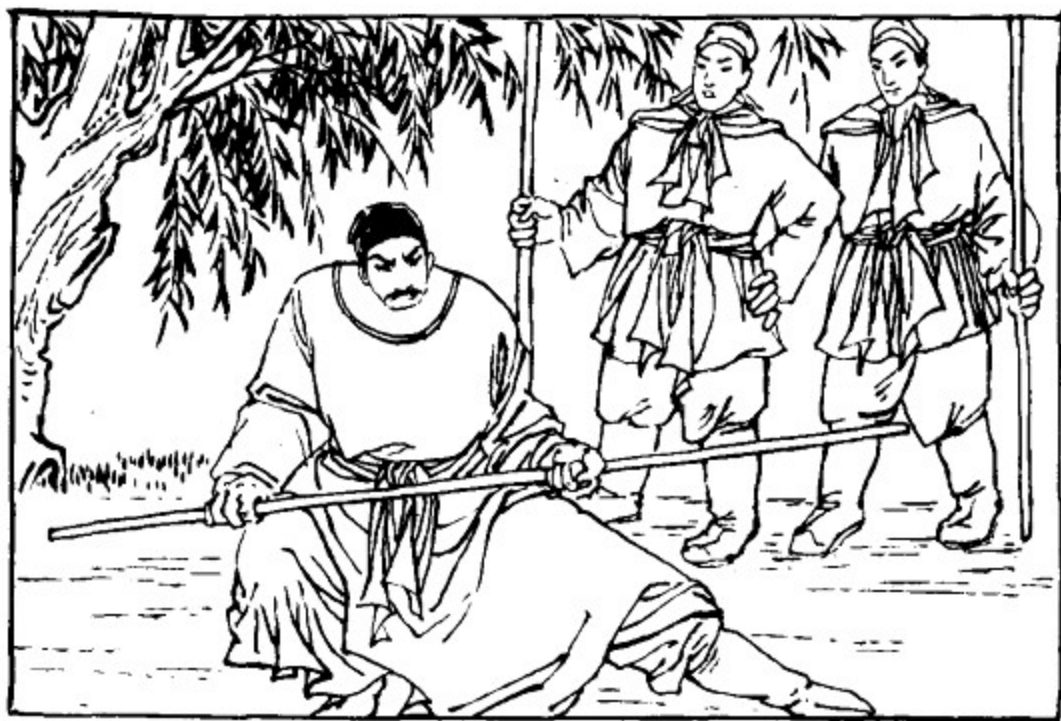
79. 黄达口里只叫：“打得好！打得好！”再看身上，衣服已碎成布丝儿。



80. 两个公人孙琳、贺吉再三来劝，龚端等这才住手，黄达只剩下在地上喘气的份。



81. 龚端叫三四个庄客，把黄达扔到东村草地里，又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天，幸得有黄达的邻居发现了，送回家去。



82. 再说龚家庄院内，王庆对龚端道：“那厮日后必要来报仇。”龚端并不以为意，只叫王庆教他弟兄俩枪棒。



83. 自此，一连住了十几天。两个公人催促起身，龚端拿出五十两白银，送给王庆到陕州使用。



84. 龚端又叫兄弟龚正带银两护送王庆直到陕州州衙。



85. 州尹看了开封府公文，把王庆发落到牢城营里来，两个公人收了回文，回东京，自不必说。



86. 且说龚正找了个相熟的，拿着银两到管营，差拨处上下各各打点，相烦照顾王庆。



87. 那管营姓张，名世开。得了龚正贿赂后，既不打什么杀威棒，也不差他做活，发入单身房里自由出入，因此王庆心中欣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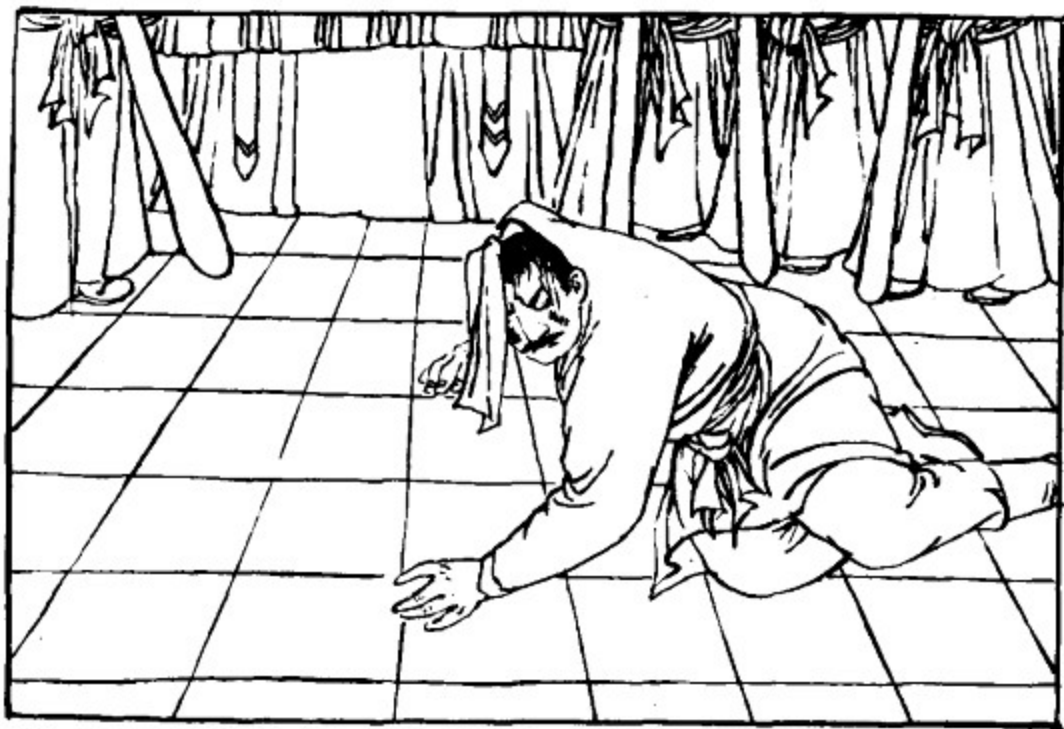
88. 二月后，忽然有一天，张世开将王庆叫去，说道：“我要买一张陈州产的好角弓，你是东京人，识货，替我买来。”又拿出一包银子。



89. 王庆到市上精心挑选了角弓，手里还剩下一两多银子，回复张管营时，张管营不在，王庆将弓交亲随送进去，自己喜得落了一两多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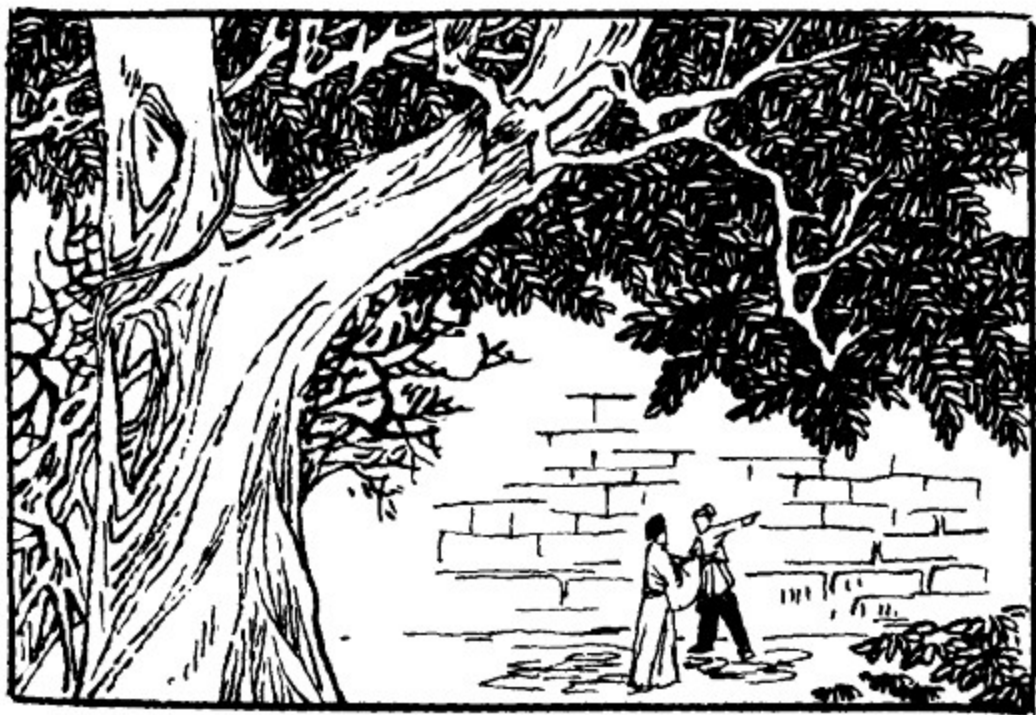
90. 次日，张世开称赞王庆选弓选得好，又差王庆去买别物。自此，每天都要王庆去买应用物品，却不像刚开始时候给钱，王庆只好先用自己钱垫上。



91. 不料买来的东西张管营总嫌不好，非打即骂。一月内，今日五棒，明日十棒，竟将王庆打了三百多棒。



92. 王庆惶恐，又心中生疑。一日，到药铺买药，听卖药的说起前些时有个手腕被人在邛东镇上打坏的人也来买棒疮膏药，是张管营的舅爷。



93. 王庆急回牢城，叫过管营手下一个亲随小厮，用银两套问详细。小厮道：“管营的舅爷被你打坏手腕，来管营面前要他报复你。”



94. 一句话让王庆猛省，方知祸根种下，自己死罪已免，活罪却是躲不了，脱不掉了。欲知管营如何摆布王庆，请看下集。